

世界经典情爱小说系列

SHIJIEJINGDIAN
QINGAIXIAOSHUO
XILIE

曼侬·雷斯戈



梦湖 编选
青海人民出版社

世界经典情爱小说系列

曼侬·雷斯戈

梦 湖 编选

青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

(青)新登字 01 号

曼依·雷斯戈

青海人民出版社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K 8.125 印张 200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225-00971-0/I·166

定价:11.80 元

卷 首 语

古往今来，大浪淘去多少风流人物，却也留下一个又一个如歌如泣的爱情故事。在世界文学的宝库里，又有多少这样不朽的经典名篇，它们似宝珠一般熠熠闪光、璀璨夺目。只要有人类的存在，“情爱”便是人类文学创作和阅读的永恒主题之一。正因为它贯穿整个人生，与人们的事业、命运、婚姻、家庭息息相关，环环相扣，以至于其中的甜酸苦辣万般滋味，永远令人咀嚼不尽。那一段段或温馨恬静、或缠绵悱恻、或哀婉动人、或长歌当哭的情爱故事，总会在读者热情的心目中，慢慢地温润而铺展开来。人们仍然会为大师们动人的描写和叙述魅力，而流泪、而痛惜、而扼腕揪心、而爱不释手、而感慨万千……

为此，我们从浩瀚的世界文学海洋里，精心撷取几朵美丽的浪花，编成“世界经典情爱小说系列”这束花环，奉献给广大的读者朋友。

丛书选入了风格独特、魅力独具的作家 12 位，以及他们优秀的情爱中篇小说 14 篇，辑成四卷。这些作家和作品，均以杰出的思想性、丰富的社会内涵和生动的文学表达，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我们相信这套以情爱为主题的小说系列，一定会给读者带去许多美的享受和人生启迪，一定会被广大读者所喜爱。

编选者

1994. 7. 10.

目 录

曼依·雷斯戈

.....〔法国〕普莱沃著 傅辛译 (1)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奥地利〕茨威格著 王守仁译 (157)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 24 小时

.....〔奥地利〕茨威格著 纪昆译 (197)

曼依·雷斯戈

〔法国〕普莱沃

傅辛 译

第一部

我必须使我的读者回溯到我一生中的那个时期，当时我第一次遇见格里欧骑士。时间距离我动身去西班牙大概五六个月光景。虽然我一向深居简出，然而由于对我女儿的宠爱，我有时也从事一些短途旅行，不过我总尽可能地缩短旅程。

有一次，我的女儿请求我去鲁昂^①，在诺曼底^②法院办理一宗土地继承的手续，那些土地是我从我的外祖父手中得来，现在该由她继承的。那天我从鲁昂回来，路过埃夫勒^③，第一夜就住在那里。第二天，我到了五六里^④外的帕西^⑤，打算在当地吃午饭。当我走进这个城镇的时候，我看见所有的居民都显得慌慌张张，感

① 鲁昂，巴黎西北方的大城，是旧诺曼底省的省会。现在是塞纳滨海省的省会。

② 诺曼底，法国古省名，在法国的西北部，濒临英吉利海峡。

③ 埃夫勒，是现在厄尔省的省会。在鲁昂以南。

④ 里，原文应译做法里，约合华里九里，现简译做里。以下凡译做里的都是法里。

⑤ 帕西，在埃夫勒的西边。

到非常惊奇。他们从自己家里跑出来，成群结队奔到一家下等旅店的门口。在那里停着两辆有篷马车。马还没有卸下，又累又热，直冒气，看得出来，这两辆车子刚刚到达这里。

我站住了片刻，想知道这场骚动发生的原因，但是，从那些充满好奇心的百姓的嘴里，我探听不出什么究竟来，他们一点也不理睬我的询问，只顾乱哄哄地向那家小旅店拥去。后来，一个背着皮带、揹着一支鸟枪的警士在门口出现了，我向他招招手，叫他过来。我请求他把这场骚动的起因告诉我。

“并没有什么事情，先生，”他对我说：“有十二个妓女，我跟我的伙伴领她们去勒阿弗尔·德·格拉斯^①，再从那儿教她们乘船上美洲。这十几个妓女当中有几个人长得很漂亮，准是这个原因引起了这些乡下人的好奇心。”

如果没有一个从旅店里走出来的老太婆的叫喊声把我吸引住，那我听了这番解释，早就走开了。那个老太婆合起双手，大声嚷着，说这是一件野蛮的事情，一件又怕人又叫人可怜的事情。

“是怎么一回事呢？”我问她。

“啊，先生，请进来吧，”她回答说，“请来看看这个场面是不是叫人看了伤心？”

好奇心使我下了马，我把马交给了我的马夫。我费力地穿过人群，走到里面，果然看到了使人心动的东西。

那十二个女人六个一排，分成两排，一条长锁链缚住了每个人的腰部。其中有一个人，她的神态和容貌跟她此时此地的处境很不相称，如果在另外一种境况当中，我将会把她看做是最高尚的贵妇。她神情忧郁，里外衣服都肮脏不堪，然而却不能怎样影响她的美丽，因此我一见到她，就对她起了尊敬和怜悯之心。不过她在锁链允许她的程度以内，尽可能地转过身去，想使她的容

^① 勒阿弗尔·德·格拉斯，在塞纳滨海省的海口，现叫勒阿弗尔。

貌避开那些来看她们的人的眼睛。她极力要使自己躲起来的动作是这样自然，仿佛出自一种怕羞的心理。

六个押送这群不幸的女人的看守也在这间房间里面，我便特地把他们当中那个领头的请过来，向他探听这个美丽的姑娘的身世。他只能告诉我一些极其一般的情况。

“我们是从妇女教养院^①里把她带出来的，”他对我说，“奉的是警察总监中将先生的命令。很明显，她要是品行端正是不会关在那个地方的。一路上我问了她好多次，她始终不肯回答。虽然我没有得到命令要对她另眼照顾，可是我总有点儿特别优待她，因为我觉得她比她的同伴要高贵一点。”这个警士接着又说道：“您^②瞧那儿有一个年轻人，对她遭到不幸的原因，可能他告诉您的要比起我说的清楚：打从巴黎开始，他就跟着她走，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淌眼泪。他不是她的兄弟，就准是她的爱人。”

我向屋角转过身去，看到那个年轻人坐在那儿。他象深深陷入梦幻中一样。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比他更痛苦的形象了。他的衣着非常简单，但是一眼看去就看得出这是一个出自世家受过教育的人。我走到他的身边。他站起来了。从他的眼睛，他的面貌，以及他所有的动作，我都能发现一种极其文雅高贵的神气，使我自然而然对他发生了好感。

“但愿我一点没有打扰您，”我坐到了他的身边，对他说。“我了解这个美丽的女人的事情，您愿不愿意满足我的这个好奇心？我似乎觉得，象她这样的人，绝不应该落到眼前我所看到的这样悲惨的地步！”

他坦率地回答我说，如果他要告诉我她是谁，就得介绍他本

① 妇女教养院，是专关妇女的监狱。

② 法语中尊称对方时叫“vous”，现译做“您”；表示亲近或轻视时叫“tu”，书中译做“你”。

人的情形，而他由于一些重要的理由，希望自己不要让人家认识。

“不过，我可以告诉您这一点，”他指着那几个警士继续说道：“这是连那些可恶的家伙也很清楚的，便是我爱她受到狂热的程度，以致于她使我成为人间最最不幸的人。在马巴黎我曾经用尽一切办法想恢复她的自由。四处请求，使用计谋，诉诸武力，对我都毫无一点用处。我决定跟她走，即使她走到天涯海角。我要跟她坐船到美洲去。但是，最不讲人道的东西，就是那些混帐家伙不肯让我走近她。”他谈到那些警士，又说下去。“我本来的计划是打算走到离开巴黎几里路远的地方公开袭击他们，我邀集了四个人，他们看在一笔巨款的份上答应帮助我。这班毫无信义的小人到时候却让我一个人动手，他们拿着钱溜掉了。我不可能用武力达到目的，只好放下武器。我向警士们提出，请他们至少同意我随着他们同行，我答应给他们报酬。对钱财的贪心使他们同意了我的要求。他们每给我一次机会跟我爱人自由谈话，就要我付一次钱。我的钱袋不久就完全空了，现在我变得一文不名，因此我朝她走近一步，他们都用蛮横的态度把我粗暴地推开。有一次，我不顾他们的威胁，走近了她，他们竟蛮不讲理地朝我举起了枪口。为了满足他们的勒索，好使我能够继续徒步跟着走，我不得不在这儿把我一直骑到现在的一匹弩马卖掉。”

虽然他在讲话的时候显得相当镇静，但是等到讲完以后却滴出了几滴眼泪。这段叙述我觉得非常离奇非常感人。

“我并不勉强您把您的秘密告诉我，”我对他说，“但是，如果我能对您有什么用处，我愿意为您效劳。”

“天呵，”他又说道，“我是一点儿希望也看不到了，我不得不忍受命运的严酷折磨。我要到美洲去，在那边我至少可以自由地和我所爱的人在一起。我已经写信给我的一个朋友，请他寄点钱到勒阿弗尔·德·格拉斯帮助我。我唯一的困难便是无法到达那儿，同时，”他忧郁地看着他的爱人；又说了一句，“无法使得这

个可怜的女人在路上过得舒服一些。”

“好吧，”我对他说，“我来解决您的困难：这儿有一点儿钱，请您收下来；我感到遗憾的是不能帮您别的什么忙。”

我给了他四个金路易^①，在交给他的时候没有让看守们看到，因为我断定如果他们知道他有了这笔钱，就会对他们的帮助开出更高的价钱。我甚至想到跟他们商谈一下条件，好让这个年轻的情人可以有继续和他爱人谈话的自由，一直到勒阿弗尔为止。我向那一个领头的打了招呼，要他过来，然后向他提出这个建议。他虽然厚颜无耻，好象也显得不好意思。

“先生，”他神情不安地回答我道，“并不是我们拒绝他跟这个女的说话；但是他想老是待在她的身边，这对我们说来就挺不方便了。他为这种麻烦事付点代价是极其公平的啊。”

“那么，”我对他说，“要付多少报酬才能使您觉得不再感到挺不方便呢。”

他竟大着胆子向我要两个金路易。我立即付给了他。

“不过您得当心，”我对他说，“不许再勒索诈骗什么了：我要把我的地址留给这个年轻人，好叫他可以通知我。您要明白，我是有权叫人惩罚您的。”

这件事我一共化了六个金路易。

这个陌生的年轻人向我道谢，他那种文雅的态度和诚挚的谢意，使我完全相信他出身名门，值得我慷慨解囊。我在走开以前，对他的爱人说了几句话。她带着非常温柔妩媚的怕羞的神情回答我，我在走出来的时候，不禁对女人的难以理解的性格发生了无数感慨。

我回到乡间独居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这件事情的下文。将近两年过去了，我已经把它忘记得干干净净，一直到后来，一次

^① 法国旧金币，值二十个法郎。

偶然的巧遇，才使我又有机会把整个儿事情从头到尾全弄清楚。

我和我的学生某侯爵从伦敦到了加来^①。如果我记得丝毫不错的话，我们当时住在一家金狮旅馆里。因为某些理由，我们不得不在那儿待上一个整天和一个晚上，下午我在街上走的时候，我相信我看到了那个我曾在帕西遇见过的年轻人。他的穿着极其破旧，脸色比我上次见到的还要苍白。他手上抱着一只旧皮包，光景是刚刚到达城里。但是，由于他外貌长得非常英俊，认出他来是挺容易的，我立刻就看出是他。

“我们到这个年轻人跟前去。”我对侯爵说。

当他认出是我以后，他的快乐真是言语难以形容。

“啊，先生！”他吻着我的手，大声说道：“我又可以有一次机会向您表示我终身难忘的谢意了！”

我问他从哪儿来。他回答我说他是由海道从勒阿弗尔·德·格拉斯来的。不久以前，他刚从美洲回来。

“看你样子不象有什么钱，”我对他说，“请您到我住的金狮旅馆去，我一会儿就回来看看您。”

我回到旅馆以后，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的不幸的遭遇的详细经过，以及他美洲之行的情形。我不停地安慰他，并且关照别人不要让他短少什么东西。他没有等我催他，便把他往日的经历一一告诉了我。

“先生，”他对我说，“您待我如此豪爽，我再要对您隐瞒什么的话，那我真要责备自己是卑劣的忘恩负义的小人了。我不仅要把我的不幸和我的痛苦告诉您，而且还要把我的荒唐生活和极为可耻的弱点也告诉您。我深信您一面会责备我，一面也会禁不住可怜我的。”

我得在这儿告诉读者，我几乎是在听他说完他的往事之后就

① 加来，是法国港口，过英吉利海峡即是多佛尔。

立即把它写下来的，因此诸位可以完全相信，没有什么会比这个叙述更确切更忠实的了。我说忠实，就是说即使这位年轻的冒险家用世间最动人的言辞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我的叙述都是分厘不差的。

以下便是他的故事，从始到终，除他本人的话以外，我丝毫也没有掺进去一点自己的意思。

当年我十七岁，在亚眠^①读完我的哲学课程，那是我的父母送我去的。他们都出自 P…城^② 的高贵门第。我过着老实规则的生活，竟使得我的先生们把我当做公学^③ 中的一名模范生。博得这个赞扬，并非是由于我特别用功，而是我天性生来温和好静的关系。我爱好钻研功课，别人把我对于恶德天生的厌恶的一些表示看做是我的德行。我的出身，我学业上的成绩，还有我外貌上的优点，使得全城有教养的人士都认识我，敬重我。

我结束了我的公开考试^④，得到一致的好评，甚至在场的主教先生向我提议，要我投身宗教界。他说，我在宗教界里不会比加入马尔他会^⑤ 缺少远大的前途；加入马尔他会是父母决定好了的事。他们已经使我佩戴上十字章，获得了格里欧骑士的称号。

① 亚眠，在巴黎以北，从前是旧皮卡第省的省会，现在是索姆省的省会。

② 根据《拉罗斯古典作品丛书》版注，P…可能指彼罗纳，故译做 P…城。彼罗纳在亚眠以西不远处，也在索姆省。但有的英译本将 P…译成皮卡第。

③ 当时是耶稣会主办的学校。

④ 在耶稣会主办的公学里课程结束时的一种考试方法，学生当众进行讨论或辩论。

⑤ 马尔他会，十一世纪十字军时建立的一种宗教性的和军事性的组织。查理五世于 1530 年把马尔他岛送给这个组织，开始叫做马尔他会。在小说所写的时代，马尔他会包括三种等级的人。第一等是贵族，或叫骑士，是有武器的。贵族家庭子弟十一岁时就可以戴马尔他会的十字章，并且得到骑士的称号。二十岁即去马尔他岛。格里欧是贵族出身，因此虽在读书，已有骑士称号。

到了假期，我准备回到我父亲跟前去，他早就答应我不久以后便把我送到练武学校^①去。

我离开亚眠的时候，唯一感到遗憾的事情就是在那里撒下了一个一直亲密相处的朋友。他比我大几岁，我们是在一起长大的。但是他家境不好，不得不进宗教界，我走以后，他还要留在亚眠学习一些从事这种职业所必需的课程。他有千百种优点。在我以后的经历当中，您将会从他的优良表现认识到他的为人，尤其是从在友谊方面的热忱和慷慨上认识到他的为人。他热心豪爽超过从古以来最著名的榜样。如果当时我便听从他的劝告，那我就一直都是规矩而又幸福的人了。当情欲把我拖下深渊里的时候，如果我多少听听他的责备的话，我也可以在我的沉浸的幸福与名誉里挽救一点东西出来。可是他的关心却一点也收获不到什么果实，他只有伤心地眼看他的这些关心毫无用处，而且有时候还要受到一个忘恩负义的人的无情报答，这个忘恩负义的人竟会因此恼羞成怒，对它们感到厌烦。

我已经决定了离开亚眠的日期。天呀！我为什么不提早一天呢！那样的话，我就能清清白白地回到我父亲那儿去了。在我要离开这个城市的前一天，我和我的朋友——他叫梯伯史——一块儿散步，我们看见从阿拉斯^②开来的驿车到了，便跟着车子一直走到停车的旅店门口。我们除了好奇以外，并没有其它动机。从车上走下几个女人，她们马上就走进旅店，可是其中一个非常年轻的却独自站在院子里，同时，一个年纪很大的男人，好象是她的管家一样，在匆匆忙忙地从篮子里拿出她的行李。在我眼里看来，她生得非常妩媚动人，我从来没有想到男女之间有什么差别，

① 是贵族青年参加军队以前学习骑术、剑术和其它一些体育技术的地方。在本书里则是指在马尔他岛以前学习上述那些本领的地方。

② 阿拉斯：在巴黎北部，亚眠东北部，现在是加来海峡省的省会。

也没有稍稍留意过一个少女，所有人都称赞我老实规矩，这时候，却好象全身立刻燃烧着火一样，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我有一个缺点，便是非常怕羞，容易受窘，但是当时我不但没有为这个弱点所控制，而且，我居然对着我心上的这个爱人走过去。

虽然她比我年轻，她却毫不显得拘束地接受了我的彬彬有礼的问候。我问她到亚眠来做什么，在此地有没有什么熟人。她坦率地回答我说，是她的父亲打发她上这儿来做修女的。我的心里一产生了爱情以后，爱情便使我的头脑变得明智灵敏，以致于把她这个打算看成是对我的希望的致命打击。我对她说话的时候，表现出一种能使她明白我的感情的神情；因为她显得比我老练多。别人送她进修道院，毫无疑问，是要压制她的已经显露出来的对享乐的贪恋，这是她所不情愿的。而这种贪恋，后来造成她和我两人全部的不幸。

我用了许许多多理由攻击她的父母的那个残酷的意图，这些理由全是我新生的爱情和学校里一套口才可以找得到的。她的情情既不严峻，也不带轻蔑。她沉默片刻以后，对我说，她也很清楚地预料到，她将遭到不幸，但是，既然她没有一点办法躲开这种不幸，那显然便是上天的意旨。她那温柔的眼光，说话时的忧郁而诱人的神情，或者，不如说是把我引向毁灭的命运的威力，都不允许我迟疑半刻时间回答她。我对她肯定地说，如果她愿意相信我的忠诚，相信她已经使我产生了无限柔情，我能够牺牲我的生命把她从她父母的专制压迫下解救出来，使她得到幸福。以后我一想到这件事，不知道多少次地感到惊奇：当时我从哪里得到这样的胆量，竟会如此轻易表白自己的心意。可是，假使爱神不常常显灵，那它也不被人看做是神明了。接着我又说了无数情意恳切的话。

我的不相识的美丽的少女知道得很清楚，象我这样的年龄是绝对不会欺骗人的；她答应我，如果有一天看到能使她恢复自由

的一点希望，她相信她会报偿我比生命还要宝贵的东西。我一再对她说，任何事情我都准备做，但是，当即就想出为她效劳的方法，我却丝毫也没有一点经验。我只是表示这样一种泛泛的保证，而这种保证对她对我都不能有很大帮助。

看守她的那个老阿尔居斯^①走到我们跟前来了，如果她不是那样机智，补救了我的笨拙的话，我的希望很可能就化为泡影。她的看管人走近的时候，她把我叫做表哥，并且毫不显得慌张地对我说，既然她很幸运在亚眠遇到了我，她便等明天再进修道院，好快快乐乐地和我在一起吃顿晚饭。这真叫我听了大为惊奇。我完全懂得这个计谋的意思。我向她建议住在某家旅店里，那家旅店的老板做过我父亲的多年的车夫，后来到亚眠安了家，他对我吩咐的话是完全听从的。

我亲自带她上这家旅店去，那个看管她的老头儿好象有点儿不高兴地嘀咕着，我的朋友梯伯史对这幕经过完全莫名其妙，一句话不说，跟在我后面走。他根本没有听见我们两人谈的话，我向我漂亮的爱人谈情说爱的时候，他待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由于他为人规矩，我很畏惧，因此就请他去替我办一件事情，以便摆脱开他。这样一来，到达旅店以后，我可以快乐地和我心上的主宰单独在一起了。

我立刻认识到自己并不完全象过去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孩子。我的心迎着无数快乐的感情敞开了，这种快乐我是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种温柔暖和的感觉传遍了我全身的血管。我沉浸在一种热狂的境界里，一时无法自在地说出话来，只好用眼睛表达我的热情。

她告诉我，别人叫她做曼依·雷斯戈小姐。她对自己的魅力

① 阿尔居斯，希腊神话中亚尔果城的王子，有一百对眼睛，其中五十对是始终张着的，一般比做最敏锐最机警的看守者。

发生的作用感到非常得意。我看得出来，她兴奋的程度并不比我低。她对我坦白地说，她觉得我很可爱，又说如果我能够使她得到自由，她将会无比快乐。她想知道我是谁，她认识我以后，增加了她的爱慕，因为她出身平庸，现在得到象我这样一个爱人，她感到很得意。我们商量用什么法子能结合在一起。我们想了许久，除了逃走以外，想不出别的办法来。我们一定要瞒过那个看管人的细心看守，虽然他不过是一个仆人，却是一个要好好对付的人。我们商量妥当，当夜我去准备好一辆驿车，明天一清早，乘那个老头儿没有起床，我回到旅店里来，我们偷偷地逃走，一直逃到巴黎，一到巴黎我们就结婚。我大概有五十个埃居^①，这笔钱是我一点一滴积蓄下来的。她的钱大约比我多一倍。我们就象毫无阅历的小孩一样，认为这笔钱一辈子也用不完了。对我们其它的一些打算，我们也认为可以成功。

我怀着从未有过的愉快心情，吃完了晚饭，然后就离开那里去进行我的计划。我本来打算第二天回到父亲那儿去的，我的简单的行李都已经预备好了，所以我安排起来相当容易。我吩咐人搬走我的行李，并且雇一辆马车在清晨五点钟开城门的时候^②到来，全都没有一点麻烦；但是我遇到了一个我事先根本没有估计到的障碍，几乎使我的计划整个儿破产。

梯伯史虽然只比我大三岁，然而却是一个深思熟虑、品行极为端正的人。他用一种非常诚挚的温情热爱着我。看到像曼依小姐这样美丽的少女，加上我急急忙忙领着她走的神气，一心要和他分开好摆脱掉他的表现，都使他猜想到我在恋爱。他不敢回到他和我分手的那家旅店去，因为害怕他的回来会使我不高兴。但是他到了我的住处等我，我回去时看见他正在那儿，虽然已经是

① 埃居，是法国一种古币，值三法郎或六法郎，通常指三法郎的一种。

② 当时天黑关城门，天亮开城门。这时正是七八月间，所以清晨五点钟开城门。

夜里十点钟了。他的在场使我心里很发愁。他也很容易看出来，他在这儿我显得很不安。

“我知道得挺清楚，”他毫不掩饰地对我说，“您在想什么心事，并且不想让我晓得；从您的神情我看得出来。”

我相当粗暴地回答他说，我没有必要把我所有的打算都让他知道。

“那自然，”他说：“但是您一直把我当朋友看待，能够有做朋友的资格，就应该得到一点信任，听到一点知心话。”

他催促我把我的秘密告诉他，他逼得这样紧，这样久，而我又从来没有对他隐瞒过什么事，因此我把我的热烈的爱情毫无保留地全部向他说了。他听了后，神情很不高兴，叫我看了不禁发抖。我尤其懊恼的是，我不够谨慎，把我想逃走计划告诉了他。他对我说，他是最最要好的朋友，所以要尽一切力量来反对我的计划。他又说，他首先要对我使用所有他相信可以改变我的主意的方法。但是，如果我还是不放弃这个不幸的决定，那他就要去通知那些肯定能阻止我这样干的人。对这个问题，他说的话很严厉，讲了一刻多钟，最后还警告我说，假使我不向他保证我的行为很守规矩，很合情理，他就要把我的事公开出来。

我对自己这样不合时宜地泄漏了秘密，感到懊丧。但是，两三个小时以来，爱神已经整个地打开了我的心窍，所以我预先留神，没有告诉他我的计划在明天就要实行。我决定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地欺骗他一下。

“梯伯史，”我对他说，“一直到现在为止，我始终认为您是我的朋友，我愿意向您吐露我这个秘密来证明我的友谊。我的确是产生了爱情，我没有欺骗您；但是关于我的逃跑的事情，这绝对不是冒冒失失就能实现的。明天早上九点钟来看我吧，如果可能，我要请您看看我的爱人，您好判断判断我为她这样做究竟值不值得。”